

列代名人詩文選註

侯方域文選

胡雲翼
選註

胡雲翼選

侯方域文選

上海北新書局出版

序 言

明清之際，顧炎武、黃宗羲以學名，錢謙益、吳偉業以詩名，侯方域、魏禧、汪琬、姜宸英以文名。侯魏汪三家齊名於世，就中以侯方域負盛名最早，亦以他的才氣最高。

方域字朝宗，河南商丘人。生於明萬曆四十六年（公元一六一八）。他的祖父執蒲，父恂，都是明朝的大官。幼時侍父京師，多爲公卿所賞拔，稱其『強記可比漢張安世，幹局可比唐李文饒，足稱膏飫中才子弟。』（胡介祉侯朝宗先生傳）他與桐城方以智，如臯冒襄，宜興陳貞慧，號稱『四公子』。相傳其十七歲時，即爲其父草屯田奏議，文長八千餘言，議議拔類，論者比之於陸贄。

方域爲人，自幼卽豪放不拘束。嘗讀書於東園。時其祖父督課諸孫甚嚴。方域得間，每攜季弟逸出，選伎徵歌。及崇禎十二年，應試金陵，方域遨遊其間，識歌伎李香君，色藝雙絕，益馳騫詩酒聲色之場。與當時名士張溥、夏允彝、吳應箕、陳貞慧等遊，主盟復社。登金山，評判當時人物，臨江悲歌，俯仰慷慨，諸人以周瑜王猛比之。及下第，返里，與賈開宗、吳伯裔、吳伯胤、徐作霖、徐作肅、張渭諸人爲詩酒忘形之交，一時稱盛。

這時，流寇勢已大熾，奉令討賊的軍隊望風而靡。李自成入河南，圍開封。商丘爲賊所破，吳伯裔、吳伯胤、徐作霖、張渭均死難。方域父恂，匆卒受命督師討賊。方域隨軍獻計曰：『大人受討賊重任，師纔一旅，廟堂言議，牽制難行。奏乞兵糧甲仗，皆遠在數千里外，不可猝得。今賜劍久虛不用，願破文法，首狗一甲科令守，諸所徵辦，旬日便集。』晉帥許定國師噪，當立斬之，以明軍

法，亦不須奏。事辦威立，疾驅渡河。中原土塞團結之徒，不下數十萬，皆願自效，宜毋問所從來，收而將之。就左良玉於襄陽，約孫陝督犄角並進，賊乃可圖。』恠斥爲跋扈，不用，遣歸江南。

崇禎十七年，李自成破京師，懷宗自縊死。福王立於金陵，爲弘光帝。馬士英阮大鋮等用事。阮大鋮本是宦者魏忠賢一黨，與侯氏父子的東林黨人立於對抗的地位，雙方向來如水火之不相容。此時，大鋮以宿怨，檄捕方域。方域走依蘇松撫軍張鳳翔，揚州督師史可法，瓜洲總兵高傑，始得免。高傑被殺，方域爲其軍中大將劃善策，不能用，乃歸。走訪陳貞慧於宜興，爲阮大鋮所獲，入獄。至清師破金陵，獄得解，乃歸商丘。

清順治八年，方域爲環境所逼迫，趨省應試，舉豫省第一人，爲忌者所阻，斥不錄。方域少時本『任俠使氣，好大言，遇人不肯平視。喜睚眦報復，居鄉

時扞文網。」（邵長蘅侯方域傳）後遭黨禁，歷戎馬，始消除少年意氣，治壯悔堂以誌過。且舉目國家破亡，舊時的盟友，有的殉難了，有的做和尚去了，有的隱逸不知所終了，方域一腔抱負，無由發展，亦鬱鬱而終。時順治十一年，公元一六五四年，纔三十七歲。遺著有壯悔堂文集十卷，四憶堂詩集六卷。

方域之詩，不足以名家；但其文章，在明末是一個有力的後勁；在清初是一個開闢風氣的大師。原來明代的古文運動，分爲兩個復古的集團：一個集團是李夢陽、何景明、李攀龍、王世貞諸人，他們主張復古秦漢之古；另一集團是歸有光、唐順之諸人，他們崇尚唐宋八家之文。自李何輩貌爲秦漢，專事剽竊，其文艱澀支離，至於不可卒讀。歸唐等起而矯之，雖仍不廢摹擬，然文體平易，作者的個性較易表現。方域是歸唐一派的作家，他明白地攻擊李夢陽一班人的謬妄，他說：『欲舍八家，跨史漢，而趨先秦，是不筏而問津，無羽翼而思高舉。』（與

任王谷論文書）在文風靡亂的明末，他以韓歐一派平易的古文相號召，雄視一世，儼然文壇的盟主。入清以後，他的文章仍然獨樹一幟，負盛譽，給與後來文家以深刻的影響。

方域爲文，純以才氣勝，如其爲人。雖然他自己認定做文章『必先馳騁縱橫，務盡其才，而後軌於法。』（倪涵谷文序）但我們認爲他的文章，只是盡其才，未必軌於法。其文之妙處，是『矯變不測，如健鶻摩空，如鯨魚赴壑，讀之目眩魂驚，令人歎絕！』（徐鳳輝語）但亦嫌『才氣奔逸，時有往而不返之處。』方域構思，異常敏捷，邵長蘅稱其『末年遊吳下，將刊集，集中文未脫稿者，一夕補綴立就。』因爲筆端如此其暢達，一氣呵成，如水之流瀉，自然奔放而有壯氣。這樣的文章，自難完全受法度的支配。論者每歎方域享命不永，成就不宏。他自己也說：『僕少年溺於聲伎，未嘗刻意讀書，因此文章淺薄，不能發

明古人之旨。」（與任王谷論文書）其實方域的文章，正得力於其少年時代。其少作如代司徒公論流賊形勢奏、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、答田中丞書、爲司徒公與寧南侯書、送徐吳二子序等篇，皆意氣凌厲，有力量，有個性，極指揮縱橫之能事。及其末年，學問思想或有進境，然意態消沈，文章倒未免減色了。

目錄

太子丹論·····	一
西施亡吳辯·····	六
代司徒公論流賊形勢奏·····	九
送徐吳二子序·····	一五
代司徒公贈周生序·····	一九
贈江伶序·····	二二
八陣圖序·····	二六
書吳延仲集後·····	三〇

答田中丞書·····	三三
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·····	三六
爲司徒公與寧南侯書·····	四一
與任王谷論文書·····	四六
答孫生書·····	五一
寧南侯傳·····	五二
賈生傳·····	六一
李姬傳·····	六六
馬伶傳·····	七〇
壯悔堂記·····	七三
陳將軍二鶴記·····	七五

郭老僕墓誌銘·····	七八
憫 瘡·····	八二
（附錄）侯方域傳·····	八五

目

錄

三

太子丹●論

天下有繩墨●之論，而挫英雄志士之氣者，如以荆軻●爲盜是也。况乎狃於成敗之形，而不察於確然之數，以忠臣孝子不得已之深心苦行，不痛惜其不幸，而反以爲罪，則何以爲後之國家者處仇敵法也。

昔者燕太子丹遣荆軻入秦，刺始皇不中，秦人來伐，王喜●斬丹頭以獻於秦，國竟以滅。宋儒●曰：丹有罪焉，故書斬。嗚乎！丹之心事，可以告之皇天后土而無憾矣！其死也，將下見其始祖召公奭●於九原，卽引而進之周之先文王武王之側，亦豈有慚色哉！本意欲殺敵，不遂則死，已決絕於易水●送軻之日矣。其書斬者，固其所笑而不受也。

然且何以罪丹乎？曰：召蒙人也。夫強秦之欲滅燕，豈待有蒙哉。彼六國之見滅者，又坐何蒙也？刺亦亡，不刺亦亡，三尺童子能辨之矣。卽云幸而苟延焉，乃蜉蝣之朝夕也，尙不得爲螻蛄之晦朔也。有兩人行而遇虎者，其一惶恐拜跪而乞哀以死，其一大呼奮臂鬪不勝而死，而論者顧以乞哀爲智，以大呼奮臂爲狂，而櫻虎之怒，則何其愚且謬也！

且太子丹之遣軻也。或籌之熟矣。秦之橫行而不可禦，乃天下驚魂震魄，自嬴伏於秦，非秦果能制天下也。斬竿一呼，而天下瓦解，相去幾時？秦旣無德以人人，而其勢又非蟠結而不可動；設一旦其萬乘之君，立死於匹夫之手，國有不內亂乎？天下豪傑，因以知其不足畏而太子丹者，且收合六國之餘燼以向西而前，吾恐嬴氏之亡，不待沛公之入關矣。其以洩暴秦之威，而倡天下之義，莫此一擊若也。他日張良之椎，蓋猶隨荊軻之劍而爲之者也，其不能成

則天也。故荆軻之與聶政，不可同日語也。宋人有見於戰國之世，聖人之道不明，先王之法不立，其公子養客，而俠士輕生，故一切以儒者之論繩之。惡聶政之以私害公，而并及之於軻；惡原嘗春申之屬，而并及之於太子丹。譬如有醫之於藥者，不察其人之何病，而概以烏附爲不可用，日以寬和之劑養其腸胃，又安能起久痼而生之乎！且天下固多散緩肥重以死者，何必其暴蹶也。宋之亡也，秦檜湯思退之流，日以挑釁之說，挾持殺戮天下之謀臣戰將，始終以講和誤其國；僅有一大儒如考亭者，猶所見之如此，亦何怪乎三百年間多議論而少成功哉！

然則軻可爲忠臣，丹可爲孝子乎？曰：由今日論之，軻可爲忠臣矣。而要之其人則英雄而感恩者也，設其遇嚴仲子，未必不爲之用也。若太子丹者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。

●太子丹 戰國燕王喜子，爲質於秦，憤秦王遇之無禮，亡歸，遣使荆軻刺秦王，不中，軻被殺。秦王乃大舉兵伐燕，王喜斬丹以獻，爲緩兵之計，後終爲秦所滅。

●繩墨 匠人爲直之具，以喻法度。

●荆軻 戰國齊人，徙居於衛，客游於燕。太子丹遇以上賓之禮，使劫秦王，未成功，爲秦王所殺。朱熹通鑑綱目書荆軻爲盜。

●王喜 燕王喜，在位三十三年，爲秦所虜，國以覆亡。

●宋儒 指朱熹。

●召公奭 姓姬，名奭，佐周武王，以功封於燕，爲燕始祖。

●易水 在今河南易縣，荆軻赴秦，太子丹及賓客送之於易水之上。

●罅 瑕隙也。

●六國 指齊、楚、燕、趙、魏、韓。

●蜉蝣 朝生暮死之蟲。

●蟪蛄 蟬屬，春生夏死，夏生秋死。

●晦朔 月之始日爲朔，月之末日爲晦。

●櫻 觸也。

●偪伏 一作偪服，震於威勢而屈伏也。

●斬竿一呼 秦二世時，陳勝吳廣起兵，斬竿一

呼，而天下斯應，遂以滅秦。①萬乘之君 周制，天子地方千里，出兵車

萬乘。後即稱天子爲萬乘之君。②嬴氏 秦姓也。③沛公之入關 漢高

祖起兵於沛，自稱沛公。舉兵入關，秦王子嬰降，秦遂亡。④張良之椎

張良爲韓人，秦滅韓，良求力士以鉄椎擊秦王於博浪沙中，誤中副車。⑤

政 戰國軹人，韓臣嚴仲子與相俠累有隙，識拔聶政於屠，使之刺殺俠累。

⑥原嘗春申 原爲平原君，名勝，趙武靈王之子。嘗爲孟嘗君，姓田名

文，齊之公族。春申君姓黃，名歇，爲楚相。此三君者皆好客養士，門下食

客數千人。⑦烏附 卽烏頭與附子，本爲一物，正者爲烏頭，散生者爲附

子。爲有毒植物，製爲藥劑，甚猛烈。⑧痼 久病也。⑨蹶 暴病也。

⑩秦檜 字會之，宋江寧人。爲高宗相，力持和議，殺岳飛等主戰之良

將。⑪湯思退 字進之，宋處州人。附秦檜，後爲相。金人索四郡，思退

許之，爲言者所論，罷相，尋憂悸死。

●考亭

地在福建建陽縣西南，朱

熹曾寓於此，後人因以稱之。

●嚴仲子

名遂，見本篇註二十。

西施●亡吳辯

西施非能亡吳也，而後世以亡國之罪歸之西施，過矣。使吳王不信宰嚭●，殺伍胥●，內修國政，外備敵人，西施一嬪嬙●耳，何能爲？

當時以勾踐●之堅忍，種蠡●之陰計，臥薪嘗胆，日伺其後；而乃遠出數千里，爭長黃池●之間，構覺艾陵●之上，窮師殫武，殆無寧歲，越人乘其虛而傾其巢穴。此卽無西施，豈有不亡者哉！

吾觀吳之亡也，與秦之苻堅●相類。二君荒淫精明，固不可同年而語。而秦